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方圆丛书



# 生死十七天

周力军 著

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热播

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感触，就好像在漫不经心之间触动了一颗沙砾，最后却导致了山崩地裂。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剧中重重的悬念、跌宕的人物命运，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对于人性的剖析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深度。

方圆丛书

周力军 著



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感触，就好像在漫不经心之间触动了一颗沙砾，最后却导致了山崩地裂。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剧中重重的悬念，跌宕的人物命运，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对于人性的剖析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深度。

——导演：唐敬睿

生命短暂，热爱生命吧！

——巫刚（饰程纪州）

这么惊险的一个故事浓缩在17天里，在这17天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丰富的各个侧面，看到她情绪的转变以及心理层次的变化。我本人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这个角色正好为我找到了抒发的渠道。

——陈谨（饰周琳）

机关算尽，自恃高明，终将难逃惩罚！欲壑难填，游戏人生，赚得世界，搭上性命，意义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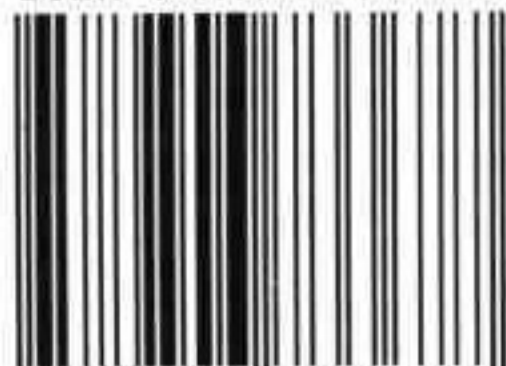
——耶律戎（饰宋万成）

策划、组织拍摄一部好看的电视剧真是挺难、挺苦、也挺烦，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切真没白费。我敢底气十足地吼一声：“这戏好看，得看！”

——制片人：赵伟

责任编辑 / 刘斌武  
美术编辑 / 李文侠  
封面设计 / 双平台设计室

ISBN 7-80673-367-1



9 787806 733677 >

花山文艺出版社

ISBN 7-80673-367-1  
I·218 定价：28.00元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死十七天/周力军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方圆丛书·公安侦破系列/刘斌武主编)

ISBN 7-80673-367-1

I. 生...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66886 号

- |        |   |
|--------|---|
| 丛 书 名  | 方圆丛书·公安侦破系列   |
| 书 名    | 生死十七天   |
| 著 者    | 周力军   |
| 责任编辑   | 刘斌武   |
| 美术编辑   | 李文侠   |
| 封面设计   | 双平台设计室  |
| 责任校对   | 李桂香   |
| 出版发行   |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br>(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hspul.com">http://www.hspul.com</a> |
| E-mail | hswychs@heinfo.net                                      |
| 印 刷    |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484 千字  |
| 印 张    | 16.875  |
| 版 次    | 2003 年 9 月第 1 版<br>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673-367-1/I·218                                |
| 定 价    |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题记：**人们在利欲的考验面前，必将会逐一显现原形，不同的是有人获得了重生，有人却走向了毁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金钱和权力绝非万能，情感才是人类唯一的心灵归宿！

## 序 幕

一阵刺耳的电铃声骤然响起，顷刻间打破了校园里黄昏的宁静。

那只老式电铃黑漆剥落，露出斑斑锈迹，剧烈抖动的铃锤有如蜂鸟快速扇动的翅膀，看上去怪模怪样，有一种说不出的丑陋。可是，没有人去理会它，甚至连它的声音也很快便被孩子们的喧闹声淹没了。

小学生互相追打着冲出各自的教室，刚才还空空荡荡的操场上很快便聚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铁门隆隆打开，早就翘首以待的学生家长们伸长了脖子，在奔涌而出的孩子们中间寻找着自家的宝贝儿，看门大爷表情木然，习惯性地踮起脚尖，大声劝阻着几乎要冲进校园里的学生家长。

一辆布满灰尘的黑色桑塔纳悄然停在人群外面的街道旁。车门打开，一双男人的脚迈下车，黑色的皮鞋上同样布满尘土。黑皮鞋缓缓绕过汽车尾部停下，在学校大门口张望着，看样子也是来接孩子的。

无数学生的脚迎面向他走来，其中一双雪白的耐克运动鞋格外醒目。耐克鞋来到黑皮鞋前站下，脚步有些彷徨，书包和足球在脚边摇晃着，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良久，黑皮鞋好像下定了决心，突然伸出他那只粘有少许红砖粉末的手，一把抓住孩子细嫩的小手，向汽车方向走去。白耐克鞋踉跄了一下，勉强跟上。

汽车后门打开，白耐克鞋被推了进去，足球和书包也被胡乱地扔到座位上，随即，车门“砰”地一声狠狠关闭。

车灯闪动，桑塔纳猛地向前窜去，车轮卷起的落叶好一会儿才徐徐落下。

校门前，家长和孩子依旧呼喊忙乱着，没人注意到这一切。

桑塔纳风驰电掣地穿过市区，开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与市区的繁华相比，这里无疑是滨海市的贫民区了——到处都是破房烂屋，狭窄的街道上布满积水，连街上行人的衣着也好像一下子倒退了十年。

车内，穿耐克鞋的男孩不停地变换着姿势，小手在胸前下意识地绕动着，脸上充满了不安和无助——他叫程冬冬，今年十二岁，是滨海市桃源路小学五年级学生，他的父亲正是在滨海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亨程纪州。

程冬冬偷眼看一下前面开车的男人，男人宽大的肩膀像一堵厚墙，上面落了一层细细的砖末。两个人的目光在反光镜里相遇了，冬冬迅即把眼睛移向窗外。车窗外的景色飞快掠过，使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压迫感。冬冬收回不安的目光，下意识地抱紧身旁的书包和足球。

桑塔纳拐进一条小街，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路面，卷起垃圾和尘土，一时泥水飞溅。经过七拐八拐，桑塔纳最后“吱”地一声停在一处郊区民居的小院前。

冬冬抱着书包和足球下了车，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枯叶满地，静谧无声，农家小屋在夕阳中显得破败不堪。

男人把车锁好走了过来，冬冬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但却未能逃脱那只粗鲁的大手。他有些彷徨地低下头，迈步随着男人走进小院。从背后望去，两个人一高一矮，身影被黄昏的阳光拖得很长很长，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吱呀”一声怪响，老式木质屋门被推开，二人迅速溶入了黑暗。紧接着，屋门又“咣当”一声关闭，留在人们视线中的只有木门上陈旧而狰狞的裂痕。

四周一片寂静。

## 第一天 星期五

### I

一辆白色宝马轿车随着车流，慢慢向学校方向驶去。

驾车的女人名叫周琳。从她典雅的气质和精致的服饰来判断，她应该属于那种家境殷实、修养颇好的知识女性。这类女人永远都会把自己最具魅力的一面示人，虽说她已过了不惑之年，但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的样子。

然而此刻，周琳自信高傲的表情后面，却隐隐透着一丝焦躁。趁着拐弯，她有些无助地瞥了一眼副驾驶座位上的中年男子，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很显然，中年男子刚才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情绪，这使得装饰温馨的宝马车内平添了几分沉闷。

两年前，联合国首次在中国选聘职员，周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竞争。没想到一路顺风，很快便收到了联合国儿童保护基金会的聘书。她知道，是大学里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毕业后从事儿童护理的经历帮了自己的忙。目前，她常驻纽约，已经取得了美国绿卡。本来，她应该随医疗队前往索马里的，但弟弟周勇的一个越洋电话却让她改变了主意。此番回国，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结婚十四年的丈夫程纪州办理离婚手续。

但这件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她和程纪州之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儿子程冬冬的归属问题上。

“您是孩子的母亲，而且已经失去了再生育的能力，要求抚养冬冬，这个理由可以说非常充分。”坐在身旁的中年男子是周琳聘请的

王律师，他扶了扶眼镜，继续着已经开始了的话题，“但是，程先生提出他是为了冬冬的发展和前途着想，这个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冬冬确实有足球天赋。按照惯例，法庭会首先考虑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此外，还有一条，当父母都具备抚养条件，而在监护权上意见又不能统一时，法庭将重视十岁以上儿童自己的选择。冬冬已经十二岁了，也就是说，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冬冬是怎么对你说的？”

“他……”周琳犹豫了一下，无奈地说，“王律师，这孩子已经懂事了，他不同意我们离婚。”

“在愿意跟谁这个问题上，他……”

“他没说。每次我想问他，他都很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地哭。”

王律师摇了摇头，感慨道：“是呀，任何一对父母离婚，最大的伤害都莫过于孩子呀。这样的事我见的太多了。周女士，作为你的律师，我真的还想劝你们一句，能不离最好是不离。”

周琳黯然低语道：“王律师，你也不是外人，老实说，我当初之所以离开程纪州到联合国工作，不是为了钱，更不是因为说起来风光，而是……纪州他太出色，太优秀了，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对谁来说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我压抑，因为在他眼里我无足轻重，甚至……甚至我都是不存在的。”

说到这儿，她停下来，眼睛里闪动着一丝泪光。

王律师不无同情地望着周琳，试探道：“可是周女士，你这样想，恰恰说明你对程先生依然有感情。”

周琳忧郁的脸微微颤动了一下，随即自嘲地笑道：“其实，我的离去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赌气的成分。我想证明一下，离开程纪州，我周琳也能成就自己的事业。本来，我以为分开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有所反思，大男子主义的作风会有所收敛，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刚愎自用。可谁知道，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反而……”

周琳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王律师用目光鼓励着她。

“他反而……”周琳犹豫片刻，狠狠心说，“他反而有了第三者！你说，这样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

“第三者？！”王律师一惊，“你怎么不早说？如果你有确切的证

据，这对您可是太有利了。”

谁知周琳却轻轻摇头：“不，我还不想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了解他，他太顾及面子，毕竟他在滨海市还是个有名望有影响的人。”

“可是，如果你不抓住这个理由，那冬冬的归属可就……”

周琳忧怨的目光让王律师闭了口。她淡淡一笑：“再说，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甚至还没有见过那位……那位姓孙的小姐。”

“那这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

周琳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是我弟弟打电话告诉我的……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好像晴天霹雳，又像在做梦，真的不敢相信。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曾经是那么相爱，他也说过那么多的山盟海誓话。可谁知道……”说到这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她那冰冷的面颊上滚落。

昏黄的阳光透过车窗斜照进来，给周琳镀了一层金光，看上去凄美绝然。

王律师的情绪受到感染，他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刚一张嘴又觉身份不妥，只得放缓声音道：“周女士，我觉得，您也不能完全责怪程先生。许多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能再……”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周琳擦去泪珠说，“特别是一见到他的面，看到他那么忙碌，我心里的怨气马上就小了。我当时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心想只要他说句软话，说声他还爱我，我……我想我会原谅他的。可他……”周琳的泪再次涌出，“他认为我这次从美国回来就是向他兴师问罪的，他根本就不想检讨自己！这时候我又恨他，巴不得早点儿离婚！”

“周女士，我个人认为，你们的婚姻还远远没有走到破裂的地步。你和他好好谈过吗？他是怎么想的？”

“唉，我们两个好像已经不能再涉及这个话题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可宁愿一错到底，也不肯轻易低头。”

“那好办，我可以把您的想法转达给程先生，如果程先生对那位孙小姐还不是爱得死去活来，我相信你们之间会和好的。”

周琳脸上掠过一丝曙光，但很快便消失了：“不不，你不要说。既然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顺其自然吧。如果缘分已经尽了，强扭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再说，我也不想让他认为我……认为我在哀求他。”

“你们两个呀，都太要强了，这又何必呢！”

王律师感叹地摇了摇头，本想再劝周琳几句，宝马车“吱”地停在了桃源小学的大门前。王律师收住话头，与周琳一前一后打开车门走下车。

“谢谢你送我一程。”王律师向周琳伸出手。

“您太客气了，王律师，反正我要来接孩子，也是顺路。”

“那好吧，你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了，给我两天时间，我会给您提供一份详尽的书面建议。”

“那律师费……”

“不着急，如果你们和好了，咨询一下用不着收费。真要打到法庭上去，到时候按我们的规定收费就是了。”

“那好，谢谢你。”

目送着王律师离开后，周琳才转身向学校走去。学生们已经散得差不多了，看门大爷正准备关闭铁门。周琳向校园里扫了一眼，不见自己的爱子冬冬，急忙向看门大爷打声招呼，加快了脚步。

冬冬所在的教室已经落锁，周琳急忙来到班主任的办公室。班主任已经走了，另一位老师建议她去后面的操场找找看。因为冬冬酷爱足球，又是班上的体育课代表，有可能正在参加训练。来到操场，体育老师告知周琳，今天是周末，没有安排课外活动。无奈，周琳只好回到校门前，向看门的大爷打听。

“现在的孩子啊，要是没人接走的话，肯定跑游戏厅玩去了。”老大爷胸有成竹地说。

周琳不以为然地笑笑，向大爷道声谢，一边走向宝马车，一边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个电话：“喂，小勇吗？我是姐姐，你是不是把冬冬接走了？”

电话里传出周勇的声音：“没有啊，今天不是说好了你去接他吗？”

周琳拉开车门上车，系着安全带焦急地说：“我现在就在他们学校门口，现在一个学生都没有了。”

“那……会不会是我姐夫派人接了他？”

听了周勇的话，周琳不由得一愣，疑惑地问：“你是说，你姐夫把冬冬藏起来了？”

“姐，这事儿你别管了，我去找他！”

周勇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气愤，这使周琳对自己刚才的判断更加确信无疑。她还打算问些什么，那边周勇已经挂断了电话。周琳有些不知所措，毫无目标地向车窗外望了一眼。落日的余晖透过稀疏的梧桐叶子照射过来，使她感到一阵刺目。她犹豫片刻，终于发动了汽车。

宝马车拐上快行道，很快消失在车流之中。

## 2

“咚呛！咚咚呛！咚呛！咚咚呛！”

滨海市五洲大酒店门前广场上，彩旗招展，花团锦簇，一支鼓乐队正在卖力地演奏——如同我们熟悉的任何庆典一样，那些鼓乐手们身披红色绶带，绶带上绣着九个黄色大字：新世纪，新社区，新生活。俗，但却热闹。

酒店大门上方悬挂的一条巨型横幅高悬，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大字：热烈庆祝滨海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成立十周年。新世纪公司的一班领导热情洋溢地迎接着前来祝贺的宾客。为首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言谈举止中透着沉稳和干练，给人一种经验老到，城府很深的感觉。他就是公司的副总经理方振刚。

伴随着鼓乐队有些变调的音乐，一辆辆豪华轿车相继开来。客人们或由衷或假意地说着一些祝贺的话，在礼仪小姐的引导下步入酒店大堂。

“方总，祝贺，祝贺呀！”

伴随着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金利德房地产公司老板侯庆奎在保镖的簇拥下钻出了奔驰轿车。他看上去比方振刚年纪略长，脸膛黑红，肚皮肥圆，脖子与脑袋一般粗细。虽然穿了一身名牌西服，但在他身上却被撑得走了形，领带的颜色配起来更是俗不可耐。

方振刚丝毫不敢怠慢，快步迎上，拉住矮胖子的手笑道：“贵客，贵客啊！侯老板能赏脸，实在是感谢啊。”

“哈哈，新世纪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敢不来啊？”

“侯老板，您客气。快请进。”

方振刚亲自将矮胖子让进大堂，一直送进电梯：“侯老板，请先到上面休息一下，程总去接纪市长了，马上就到。”

矮胖子斜了方振刚一眼，不无醋意地说：“还是你们新世纪本事大呀。”

说着，摁动了电梯按钮。

方振刚谅解地摇头笑笑，正要返身，忽听一个清脆甜美的声音传来：“方总，您在这儿啊？”

方振刚回头，只见年轻漂亮的酒店大堂经理孙晓霏笑容可掬地站在身后。方振刚客气地点点头，看看手表问：“小孙，程总怎么还没到？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他没给我打电话，不过，我刚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和纪市长已经在路上了。”孙晓霏正说着，突然用手向大门外一指，喊了起来，“哎，他们来了！”

方振刚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一辆加长林肯轿车正缓缓驶入酒店广场。他顾不上理会其他客人，急匆匆地迎了出去。

孙晓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低头抿嘴一笑，也跟了上去。

林肯轿车停在酒店大门前，新世纪房地产（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程纪州首先钻了出来。他看上去四十出头的样子，整洁的衣着和一丝不苟的发丝衬托出他的精干，一言一行无不透出成功男人独具的成熟与自信。

“纪市长，请。”

程纪州恭敬而得体地拉开车门，纪市长满面笑容地走下车，与方振刚等人一一握手寒暄。

走进大堂，程纪州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向纪市长解释着自己的想法：“纪市长，我做人的准则您是知道的，经商于世，诚信为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去年我们兴建新世纪儿童福利院，我个人就捐出了一千二百万，那是我可以拿出来的全部积蓄。钱对于我来说，已

经没有了具体的意义，只剩下一个抽象的符号。”

纪市长心里明白，眼下市里最大的安居工程“梅园小区”的招标工作已经开始，本地和外地的多家房地产公司争得不可开交。程纪州这个时候借着十周年庆典的机会将自己请来，可并不完全是为了壮门面的。他笑笑说：“纪州，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梅园小区招标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啊。市政府要看的是方案，是实力。”

“纪市长，我们这次之所以对梅园小区志在必得，是因为我想把它建成我们新世纪房地产公司的品牌工程。纪市长，我程纪州可以向您保证，我们不会从梅园工程中赚一分钱。”

“这个我相信。你就是想赚钱，我也不允许呀，啊。纪州，我今天专门抽出时间来参加你们公司的庆典活动，不就是对你们公司成绩的肯定吗，啊？”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来到电梯门前，程纪州一时无法说服纪市长，只得闭口。

位于八楼的宴会大厅灯火通明，滨海市商界的名流大腕差不多全都到齐了，尤以房地产界人士为多。新世纪公司这次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众人心里非常清楚。收到请帖的时候，没有人想过不来，没有人敢不来。经过多年的竞争淘汰，滨海市房地产业的牌局已经大致落定，有能力与新世纪公司抗衡的也就只剩下金利德一家了。众多势单力孤的小公司，充其量只能从两家大鳄的嘴边捡吃一些残渣剩饭。新世纪和金利德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各自固定的合作群体，因此，“梅园小区”工程最后究竟落到谁的手上，对于他们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侯总，程纪州搞这个庆典，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一位建筑公司的小老板凑近侯庆奎，不无献媚地说，“把纪市长都请来了，我看他的目标是梅园小区啊。”

侯庆奎斜了他一眼：“他醉不醉我不管，他请谁来我管不着，可要想拿走梅园小区，我不管还是真不行！”

说着，扬手将一粒花生豆抛进嘴里。

“那是，那是。滨海市能和他们新世纪抗衡的，也就是侯总您的金利德公司了。侯总，要是您拿到梅园小区，别忘了给兄弟舀碗汤喝

啊。”

正说着，四周响起一片掌声。侯庆奎回头望去，只见纪市长在程纪州、方振刚等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程纪州满面笑容，紧随在纪市长身后，不时抱拳向众位表示谢意，显得踌躇满志。

侯庆奎望着程纪州，将一粒花生豆扔进嘴里，“哼”地冷笑一声。

### 3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滨海的夜景别有一番繁华景象。

五洲大酒店在泛光灯的烘托下，矗立在霓虹闪烁的十字路口，宛如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有着道不尽的朦胧韵味。

一辆白色面包车快速开到酒店门前，不待停稳便有五六个男人鱼贯而出。与一般宾客不同的是，这几个人面带愤怒，气势汹汹，二话不说就往酒店里冲。保安一看来者不善，急忙上前阻拦。

“请问几位先生，是用餐还是住宿？”

为首的一位中年人上前一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东胜小区的居民代表，我们要见程纪州。”

两位保安对视一眼，当即拉下脸说：“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众人一听，纷纷怒道：“为什么不能进去？！我们的楼都快塌了，我们要找程纪州讨个说法！”

孙晓霏闻声而出，大惑不解。保安凑到她耳边，简单说明了情况。孙晓霏连忙劝阻：“对不起，这里是酒店，你们这样做恐怕不太合适。如果有问题，请你们明天到新世纪公司去反映。”

“我们就要在这里找他，让他也露露脸！”一位居民大叫着发泄心头的怒火。

孙晓霏明白对方是故意来挑衅的，脸色一沉不悦道：“不行！你们不能在我们酒店里闹事。”

“你是干什么的？”为首的中年人间。

“我是五洲大酒店的大堂经理。”

“别听她的，冲进去。”

“对，冲！冲啊！！”

不等中年人多说，身后的人们早已一把将孙晓霏推倒在地，冲开保安，蜂拥而入。孙晓霏趴在地上，一看情况不妙，急忙取下对讲机大声求救：“保安部吗？我是孙晓霏。有人闹事，马上派人到大堂！”

酒店八楼宴会厅里，纪市长正在即兴祝酒：

“希望你们坚持质量第一，多建优质工程，创品牌，创名牌，为滨海市增光添彩。”说着，他高高举起酒杯，提高声音，“感谢新世纪公司，谢谢程总，谢谢大家！”

程纪州带头鼓掌，众人碰杯相庆。

就在这时，大厅门口一阵骚乱，东胜小区的闹事居民冲进了会场。他们停住脚步，手拉手站在门口，齐声喊道：“程纪州，大骗子！新世纪的楼，豆腐渣工程！程纪州，大骗子！新世纪的楼，豆腐渣工程！”

这一变故来得如此突然，所有的人全都目瞪口呆，纪市长、程纪州、方振刚等更是面现惊愕。静默了好一会儿，方才一片哗然。

正在大家惊魂未定之际，十几名酒店保安闯了进来，把闹事居民团团围住，向外撵着。一时间，保安与居民扭作一团。靠近门前的一张餐桌被掀翻了，“哗唧唧！”满桌的杯盘摔碎在地，女服务员们尖叫着，争先恐后逃了出去。

毕竟闹事居民人少力单，经过数分钟的挣扎，很快便被保安们拖出了大厅。众人回过神儿来，议论纷纷。在这整场乱哄哄的闹剧中，只有侯庆奎自始至终不动声色地坐在座位上，不急不忙地往嘴里扔着花生豆，丝毫不想遮掩自己幸灾乐祸的表情。眼看着一场好戏这么快就收了场，他甚至有些恋恋不舍，回过头，把目光投向纪市长和程纪州。

纪市长把手里的酒杯重重地放到桌上，脸色阴沉如水。

程纪州慌忙上前：“纪市长，要不，您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我会处理好的。”说着，向呆立一旁的方振刚使了个眼色。

方振刚分开人群走向纪市长。侯庆奎扔掉手里的花生豆，双手在西服上一抹，抢先一步说道：“程总，方总，你们去忙吧。房地产

公司最怕的可就是居民闹事儿呀！”

说着，扶着纪市长向休息室走去。

程纪州看侯庆奎抢得先机，乘虚而入，腮边的肌肉猛地跳动了两下，撇下众人大步走出了宴会厅。方振刚慌忙抓起酒杯，强装笑脸招呼道：“大家继续，请继续……”

程纪州面色铁青，直奔保安室。刚一走出电梯，恰巧遇上心急火燎的孙晓霏。他不由得抱怨说：“怎么搞的？你们怎么能把人放进来呢？”

“事情来得太突然，没有丝毫准备，根本就拦不住。”孙晓霏一边急切地解释着，一边抬起胳膊示意。

程纪州根本没有注意她胳膊上的擦伤，拔腿就走，同时愤愤地发泄道：“不行，我一定要找你们贺总，好好说道说道！”

孙晓霏急走两步，一把拉住程纪州，不满道：“纪州，你这是想敲我的饭碗呀？！”

程纪州下意识地 toward 周围扫了一眼，目光有些散乱。正要甩开孙晓霏的手，无意间发现了她胳膊上的伤，不禁心疼起来：“怎么？”

“还不是被刚才那些人弄的。”孙晓霏眼中含泪，倍觉委屈。

“疼吧？还不快去上点药。”

“没关系。只要……只要你不对我那么凶就好。”

程纪州叹口气：“当着市长的面，这影响有多坏？！”

话音刚落，手机突然响了。程纪州看一眼来电显示，有些犹豫地瞥瞥孙晓霏，接通了电话。不等对方开口，他便抢先说道：“喂，周琳，对不起，我现在太忙，没有时间……”

电话中传来周琳不悦的声音：“纪州，我只耽误你几分钟时间，请你把冬冬还给我！”

“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再拖下去，但现在我顾不上。”程纪州有些恼火，“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

说罢，毅然关上手机，撇下孙晓霏大步走开。孙晓霏想追上去，紧走两步，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欲呕，连忙扶着墙，捂住嘴。

而程纪州对此浑然不觉，消失在走廊的拐弯处。

孙晓霏与程纪州相识已经有三年多了，但两个人由朋友发展到

情人关系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周琳去了美国，儿子程冬冬住校，平日里只有程纪州孤孤单单一个人，他便把五洲大酒店当成了自家的厨房。来得多了，酒店里上至老总，下至普通服务员，差不多就都认识了他。孙晓霏已经二十六岁了，此前也曾经谈过几个男朋友。但那些毛头小伙儿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地打动她，最终要么是礼貌地“拜拜”，要么是不欢而散。她的职业使她有机会结识各种各样的富豪大款，原本就心高气盛的她，当然就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给嫁出去。第一眼见到程纪州，她就被他那温文尔雅的微笑征服了。但她不敢造次，只能暗暗在心里把他当成了未来丈夫的样板。随着交往的增多，她对程纪州的了解就越深。了解越深，心底的爱意也就越浓。

后来，孙晓霏从客人口中得知程纪州的妻子远在美国，而且夫妻感情遭遇危机时，不禁大为震惊。她不明白，他的妻子怎么会扔下这么优秀的男人而不管不顾！她不明白，他的妻子会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竟然可以放弃如此优裕的家庭！直到这时，她还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是在对程纪州的暗恋中多了几分同情。每次应酬请客，她就担心程纪州喝酒伤身，总要叮嘱餐厅事先给他做一碗阳春面；而当程纪州独自用餐时，她就会找个理由到包房里陪他喝两杯开胃酒。程纪州不是木头，对这个漂亮女孩儿的关照岂能不知。但他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他还爱着妻子周琳，爱着自己的家。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事业如日中天，地位显赫，名望日隆，他可不能在这把年纪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

然而，感情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是不可捉摸的。程纪州越是警告自己，孙晓霏的影子便越是挥之不去。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在床上辗转，心底里便觉得委屈和苍凉。一方面怨恨着周琳，一方面就会想起孙晓霏。终于，在一次酒醉之后，他留在了酒店，并把悉心照顾自己的孙晓霏揽进了怀中。

自此以后，程纪州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精神抖擞。看到老板久违的笑容爬上眼角眉梢，公司的职员们不禁有些纳闷儿。方振刚就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程纪州，是不是久旱逢甘霖，老树发新枝了。程纪州也不隐瞒，找了个机会将孙晓霏大大方方地介绍给方振刚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大家心里明白，程纪州这样做，等于公开宣布了他与周琳分